

# 從吐爾基山遼墓看遼代漆器

遼代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一個強大的政權。它的主體是契丹族，契丹人所創造的文明博大精深，創文字、建城池、冶金屬、務桑織。其手工業製作，包括漆器製作既具有傳統的遊牧民族特點，又有中原地區的風格。

## 前言

漆器是古代人們日常生活中應用十分廣泛的物品。漆器，就是用漆塗在各種器物的表面上所製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藝品和美術品。生漆或天然漆是從漆樹割取的天然液汁，主要由漆酚、漆器、樹膠質及水分構成，俗稱大漆。生漆與空氣接觸以後會變得非常堅固，它耐酸、耐熱、耐磨並且有絕緣性，還有耐潮、耐腐蝕、耐滲

透、耐黴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製出不同色彩，光彩照人。漆器的製作工藝相當複雜，其工序一般包括製胎、施漆灰、髹漆、打磨拋光和溫室烘烤，其中製胎是製作漆器的基礎，髹漆是加工裝飾的主要工序。由於漆器的輕巧、堅固和耐用性並且易於裝飾，它從產生開始就日益發展，到明清時期達到全盛。

由於漆有耐酸、耐鹼、耐熱、防

腐等特性，因此很早就被人們利用。

中國是世界上用漆最早的國家，《韓非子·十過篇》載：「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而財之，削鋸修之跡，流漆墨其上，輸之于宮，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于禹。禹做祭器，墨漆其外，朱畫其內。」早期漆器一般在簡單木、竹胎上髹塗，既可防腐，也可用於裝飾。隨著漆工藝

的發展，逐步出現在各種器物上彩繪、描金、戩金、填漆等，或在器胎上髹漆至一定厚度，再在上面雕刻圖案的做法，還有的在漆器上鑲嵌金、銀、銅、螺鈿、玉牙及寶石，以組成華麗的花紋，千文萬華，紛然不可勝識。在西元前三〇〇〇至西元前五〇〇〇年的浙江餘姚河姆渡文化遺址中發現了朱漆漆碗和纏藤篾朱漆漆筒，經過化學方法和光譜分析，其塗料

為天然漆。夏商時期，考古發現比較少，但漆器品種漸多。在春秋戰國時期，漆器業進一步發展，漆器生產規模已經很大，漆器的品種更加豐富，裝飾紋樣也非常複雜，已經成為各諸侯國重要的經濟收入，有專人管理，漆器製造業空前繁榮，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二百二十多件。漢代漆器的發展達到鼎盛，漆器被作為日用器具，日漸普遍。唐代的漆器實物製作也有明顯的發展，但考古發現也不是很多，這一時期漆器的主要特點是重視鑲嵌裝飾，尤其是金銀平脫器增多，也更加精美。宋代的漆器較唐代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考古發現也比較多。明清時期，中國漆器的發展達到全盛時期，漆器的製作有二十多種，漆工藝與建築、家具、陳設相結合，並由實用轉向陳設裝飾領域，進入了以斑斕、複飾、填嵌、紋間等技法為基本工藝的千變萬化的新時代。

## 遼代漆器

遼代漆器的記載並不多，考古發現也比較少，目前見諸報告的僅有在

遼寧法庫葉茂台遼墓出土的鉢、碗、器蓋、奩、梳、大盤、勺和枕等二十餘件。在二〇〇三年發掘的吐爾基山遼墓遼墓中又出土了一批漆器，使我們對遼代漆器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在吐爾基山遼墓中共出土有比較完整的漆器八件，另外還有二件依稀可辨認器型而無法修復的漆器。

其中最大的一件漆器是一個漆案，它的上面是擺放供器的。該漆案長九二公分，寬七〇公分，高二六公分（圖一）。木胎。外表髹黑漆，素面，有兩個部分組成：案面和案座，可以拆卸。案面由四塊木板拼合而成，結合部位在角部；整體為長方形，案邊多曲，單邊類似於寶相花瓣，案邊向上起沿；案面中間部分向下凹，其形狀與案面外緣一致，是在案面上向下掏挖而成；案面下部向外凸出，其下在中間和兩端分別粘有三根截面呈半圓形的木棍，其作用就是將案面與案座固定在一起，使其不能晃動。案座由四個案腳和四塊裙板粘合成，案腳呈弧形，裙板下緣與案腳構成一片寶相花的花瓣。



圖一 髹黑素面漆器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張亞強



圖五 銀平脫菱形漆盒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花，器身側面鑲嵌有二十四朵五瓣銀花。

**銀平脫菱形漆盒（圖五）**  
最長一五·三公分，最寬五·三公分，通高五·三公分。木胎。表裏均髹暗紅色漆。菱形。子母口。圈足，高〇·八公分。盒蓋上部邊緣微內凹，類似於花瓣。盒蓋上面的圖案是鑲嵌的用銀片鑲切成的花卉紋和綬帶紋，上面都有刻劃的紋理。盒蓋上的圖案整體是一組綬帶紋，綬帶紋通過中心部位的球形紋相互纏繞交錯，同時從球形紋向兩側各伸出一枝折枝花，花瓣鑲金。盒蓋的上下緣以及盒身的子口、上下緣、圈足均包有銀片。

**花鳥紋漆蓋碗（圖六）**  
通高一二公分。蓋口徑二〇公分，圈足直徑一二·六公分；碗直徑一九·五公分，圈足直徑一一·九公分，高一·二公分。木胎。表裏均髹黑漆，微泛紅。圖案均為銀片鑲切而成，鑲嵌於器身之上。盒蓋似覆扣的圈足直口碗，帶沿，沿上鑲嵌聯珠紋，中心部位是鑲嵌的鳳紋，銀鳳展

翅，尾向上翹團成圓形，鳳的周圍是大葉花紋，葉片和花瓣部分鏤空；類似於圈足的部分內鑲嵌聯珠紋；蓋身上是鑲嵌的六組鴻雁紋，鴻雁口銜花枝，各組鴻雁紋中間以「王」分隔。漆碗侈口，弧腹微鼓；口內緣鑲嵌聯珠紋，圈足外緣同樣鑲嵌聯珠紋；腹部是五組大葉花枝紋，每組中間有三朵花，其中最高花朵上站立兩隻鳥，前面一隻回首望向後面一隻，五組花枝紋中間以花枝和花瓣分開。

**銀平脫花鳥紋漆盒（圖七）**  
木胎。表裏均髹黑漆，微泛紅。十二曲花瓣形。子母口。木胎。表裏均髹暗紅色漆。圖案均是由鏤切的刻劃有紋理的銀片構成，部分圖案鑲金。盒蓋及盒身折肩處以及口部均包有銀片，側面中間部位鑲嵌有鏤空圖案的鑲金銀片。盒蓋頂部圖案三層，中心部位是折枝花，其中花朵鑲金；中間一層是三隻蟬以及三隻鸞鳥，相互隔開，蟬身以及部分蟬翼和前腿鑲金，鸞鳥也是部分鑲金；最外面一層是六組鴻雁紋，每組有兩隻鴻雁，共同銜一花環展翅飛翔，左面一隻鴻雁



圖二 圓形「猷」漆盒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圓形「猷」漆盒（圖二）**  
口徑一六·五公分，通高八·六公分。木胎。器外髹暗紅色漆，器內髹朱紅色漆。外形為圓形，器蓋與器身形制基本相同，並以子母扣相扣合而成。直腹，頂部和底部與腹部相連部位均弧裏收。在器蓋和器身下面中間部位均刻有「猷」字。

**長方形漆盒（圖三）**  
長三二·二公分，寬二四公分，



圖三 長方形漆盒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高二·八公分。夾紵胎。表裏均髹黑漆。器蓋為蓋頂形，上小下大，下緣有沿，其一角用鑲金銅片包角，兩端各有兩個鈎釘，內角也同樣有一個鑲金銅片，二者鈎合以固定其邊緣；其餘三角部位的鑲金銅片可能丟失。器身與器蓋相似，上緣有沿。

**金銀平脫扇形漆盒（圖四）**  
扇形邊長一二公分，最寬一八公分，最窄八·五公分，通高三·五

公分。木胎。子母口。表裏均髹暗紅色漆，顏色深淺略有不同。盒蓋上部邊緣微內凹，類似於花瓣。盒蓋上面的圖案是鑲嵌的用金片和銀片鑲切成的花卉紋和雲紋，上面都有刻劃的紋理。在其兩個角部是兩朵金片雲紋，中間部位是兩朵銀片雲紋，中心部位是三朵金片團花，其下是一朵金片石榴花，在石榴花的兩側是銀片折枝花。盒蓋側面鑲嵌有八朵五瓣的銀



圖四 金銀平脫扇形漆盒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八 嵌寶石鑲金包銀漆盒 一級文物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六 花鳥紋漆蓋碗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圖七 銀平脫花鳥紋漆盒 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通體鑲金。  
嵌寶石鑲金包銀漆盒(圖八)  
邊長二五公分，通高一·五公分，圈足高二·五公分。盒內部為黑色漆胎，木胎，外以鑲金嵌寶石鑲花銀片包裝。整體略呈倭角四方體，圈足，內置「李家供奉」銅鏡。盒蓋呈盃頂形，主體裝飾可以分為六層。正中心一層嵌浮雕團龍玉片，團龍栩栩

如生；其外側第二層是一周聯珠紋，應該是用來鑲嵌寶石的，但寶石已經脫落；第三層是鑲嵌一組十三個篋箕形刻劃有紋理的玉飾片，玉飾片之間以紅寶石相分隔；第四層是在四個角部各有一個三角形鏤空，露出黑色漆胎，應該也是鑲嵌有玉飾片的，但已經脫落；第五層是四組十二個玉飾片，每組三個，兩側的刻劃魚紋，中

間的刻劃花草紋；第六層又是一周聯珠紋，鑲嵌有綠松石，但大部分已經脫落，僅保留二顆；各層之間又部分鑲嵌有紅寶石、水晶和綠松石等。盒蓋側面和盒身側面與第五層相似，同樣是四組十二個玉飾片各個玉飾片之間以寶石或花草紋相間隔，花紋中心鑲嵌綠松石。盒蓋內鑲有一層銀片，其上以鑲金鑿刻的技法飾「庭院賞樂圖」。盒蓋裏外的銀片均是由三部分接合將漆胎包在裏面而成。盒身底部中心有一圓孔，在其裏側沒有包裹銀片，露出黑色漆胎，外側包裹有鑿刻花紋的銀片，圍繞中心圓孔有四隻飛翔的龍首魚身的摩羯，摩羯四周是葉紋。凡是玉飾片和寶石其周圍輪廓均有雙層聯珠紋構成，花草紋均是單層聯珠紋構成。

從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漆器來看，漆器的漆胎以木胎和夾紵胎為主；漆色以黑色和暗紅色為主，還有個別的朱紅色；其主要種類有素色漆器、金銀平脫漆器以及百寶嵌。

吐爾基山遼墓中的漆案、圓形「猷」漆盒和長方形漆盒就屬於素

色漆器，這種漆器通體髹一種顏色的漆，它包括兩種類型，一種是表裏同色，一種是表裏異色。素色漆器在唐宋兩代都比較多，是唐宋兩代的主要漆器種類，這種漆器沒有任何裝飾和花紋，素雅質樸，許多素色漆器上都有銘文。

金銀平脫漆器在唐代達到了鼎盛時期，這得益於唐代金銀工藝的發展，在文獻記載中有關唐代金銀平脫漆器的記載很多。這種漆器是先製作漆胎，然後將用金片或銀片鏤切成的各種花紋圖案根據需要粘貼在相應的位置，反復上漆若干道，使之與漆地相平，再將其打磨直至露出花紋圖案。在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八件漆器中，金銀平脫漆器有四件，製作都非常精美，金銀飾片圖案都栩栩如生，器型和紋飾與唐代漆器或者金銀器比較相似，這表明遼代漆器繼承了唐代的金銀平脫漆器工藝；但是由於吐爾基山遼墓的年代是遼代早期，也不排除這些漆器是通過交流而得來的。

明代黃成的《髹飾錄》載：「百寶嵌，珊瑚、琥珀、瑪瑙、寶石、玳

瑁、鈿螺、象牙、犀角之類，與彩漆板子，錯雜而鑄刻鑲嵌者，貴甚」。通常認為百寶嵌始創於明代晚期的揚州，但是吐爾基山遼墓出土的嵌寶石鑲金包銀漆盒在漆胎外包鑲金銀片，然後在銀片上或者銀片鏤空部位鑲嵌的各種玉、寶石、松石、水晶組成精美的圖案紋飾，它與金銀器鑿花、錘揲等技術相結合，表明當時漆器製造工藝與金銀器製作工藝非常發達，已經能夠將二者完美的結合在一起，雖然各種玉、寶石、松石和水晶並不是直接鑲嵌在漆器之上，但筆者認為它應該也是百寶嵌的一種，或者說是百寶嵌的雛形。

### 結語

總之，遼代漆器考古發現還是太少，從目前已有材料來看其風格與唐代漆器和宋代漆器比較相似，其具體是由遼代工匠製作而成還是通過交流而得來的，還需要更多的考古發現來證明。

作者任職於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